



“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名副其实“生命之舱”—— 喜迎休舱！“责任田”治人治心

这几天，要是评选最让人激动的4个字，那“休舱大吉”一定荣登榜首。武昌方舱医院也将很快举行休舱仪式。从最初的3家发展到现在，被称作“生命之舱”的方舱医院，在战疫关键时刻投入使用。至3月9日，这些方舱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1.2万余人，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每4人中就有1人是在“生命之舱”治疗的，方舱医院也做到了“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

圆满完成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救治任务的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国家医学紧急救援队正在原地休整待命，领队雷撼和执行队长孙贵新在武汉客厅外的移动医院帐篷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们告诉记者，目前正联合武汉和各省市援鄂医疗队，将方舱医院的经验做法付诸文字。

开舱之初背负压力

2个月前的武汉，大量新冠肺炎患者一床难求，这些病人在社会上流动和在家居住，造成社会和家庭的进一步感染。那会儿，破题的关键在于将已经确诊的病例集中收治和隔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在抵达武汉考察后提出，如果借用一些大型场所收治病人，尽管医疗条件不完善，但容量很大，可以很快解决床位不足的问题。他将其定义为“不是‘至善之策’，却是可取之策、现实之策”。

方舱医院紧急开建。源于解放军野战机动医疗系统的方舱医院，因为机动性好、展开部署快速、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先后参加了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紧急医疗救援任务，发挥了巨大作用。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是2月7日晚开始收治病人的，先是在A厅，紧接着2月9日在B厅开放。”孙贵新回忆，“当时来了8支医疗队，病人也是潮水般涌入，当天收治了800人，现场还是比较乱的。”

孙贵新受命担任B厅负责人，见过许多大场面的他也措手不及——这些患者不少人连基本的医疗资料都没有，有一部分甚至没有经过基本筛选流程。“按照流程，应先由社区对病人做初筛，但转送的人往往一把病人送到方舱门口就匆忙‘逃离’。”雷撼补充说，“转送的患者未必都符合标准，可基础疾病一一排查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在收治病人高峰期，我们只好选择妥协。”

让人头疼的远不止这些，开始接收病人



▲ 医生讨论患者病情
◀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特派记者 郜阳 摄

时，基础条件并不好，病人不满的情绪很容易被点燃。一些有意无意的质疑，也让方舱医院在承担救治的同时，还背负着本不应有的压力。孙贵新没法忘记队员们第一次进舱时的场景：“我们的医护人员第一次进舱时，不少都怀着‘烈士’的念头。他们入舱那一刻，行为举止都流露出明显的悲壮色彩。”这样的场景，让这位硬汉都忍不住流泪。

仁心仁术舒缓焦虑

方舱医院运行初期缺少先进的医疗设备，像核酸检测必须送至专门机构，CT设备也是逐渐到位。病人成批涌入的头几天，大家忙着询问病史、记录指标，将部分不符合收治标准的病人转运至其他定点医院。每天忙碌几个小时后，舱内才会渐渐安静下来。“方舱里，医疗队伍临时性、流动性都很大。”孙贵新告诉记者，B厅一开始有8支医疗队，后来变3支，眼看轮转不畅，临时又补充。每一次变化，都面临培训、排班等难题，好在一走过来了。

方舱患者动辄过千，有些病人会因为焦虑、忧伤，加之发生在家庭的不幸遭遇，与医生产生隔阂、不信任等情况。“934床的病人就很焦虑，她一家四口全部感染，妈妈和弟弟分别在另外两个方舱；爸爸是重症，因为身边没有手机，具体在哪儿也不知道。”任凭医生怎么劝慰，姑娘就是平静不下来。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医生，向孙贵新投来了求救

的目光。“我们是上海的医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你和我谈。”姑娘一听，声音就变了，原来她本在上海工作，春节回武汉过年，不成想被感染了。“突如其来的疫情，把武汉许多家庭搞得四分五裂，他们太需要帮助了！”孙贵新感慨，这名姑娘才23岁，遭此变故，连自己的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谁遇上都急。一出舱，孙贵新就四处打听，最后终于查清楚，姑娘的爸爸住在武汉三院，正在全力救治中。姑娘知道消息后，情绪很快稳定了。

还有一名病人，核酸检测结果“时阴时阳”，患者连续十来天坐着“过山车”。看着抓狂的病人，孙贵新很是心疼，耐心向他解释。本来准备打市长热线的病人听着听着，心气儿顺了：“上海的专家，权威！我信得过。”再后来，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患者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肺部CT变好，临床症状也消失，顺利出院。

此外，在心理和情绪疏导上，方舱医院还用跳广场舞、打太极等“自娱自乐”的方式引导患者。

认领“责任田”“自留地”

“严把出舱关”是医疗队时刻紧绷的一根弦。两次核酸阴性后，医生考量CT结果、病人感觉，综合权衡后提出出舱申请。申请交由舱部三人专家组会商，一般而言，须三人均同意方可；如果有一人持不同意见，就须更高级别专家组会商。正因为这些

措施的严格实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出院病人无一例召回者。

最让领队雷撼自豪的，是他和队员们在头脑风暴下诞生的“责任田”和“自留地”制度。“在三人小组总领之下，B厅415名患者，被分别归入4个责任大区，也就是‘责任田’。”雷撼告诉记者，“每个值班小组当班时，主要管理、诊治约100名患者。此外，值守‘责任田’的医生，每人‘认领’约10名患者，这就是‘自留地’。”这项制度实行之后，效果明显，很快就被兄弟舱区“复制”实施。

此外，医护人员会发动热心的病人担任志愿者，帮助护士发饭、整理病房。随着方舱医院运行逐渐成熟，互联网也成为医患之间沟通的新渠道。“清洁区医生查阅病历更方便，病人和医生沟通更充分。进入舱内，医生必须全副武装，翻阅资料不便，和每位病人交流的时间也有限。”

白衣天使们的努力和付出，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防护服上，无数病患给医护人员写下感谢的话语；出院通道里，患者与送别的护士依依惜别，相约有缘再会；治愈后离开方舱、在集中隔离点的患者，有不少人甚至怀念方舱医院……有医生感慨：“20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正是在医护人员和病患的齐心协力下，病人恢复越来越好，“床等人”现象越来越多。于是，故事回到开头，方舱医院陆续“关门大吉”。

特派记者 郜阳

“守护天使” 抗疫保障计划启动

本报讯（记者 左妍）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尚医医务工作者奖励基金会联合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启动中银·尚医“守护天使”抗击疫情专项保障计划，赠送每人最高理赔100万元的全方位保险保障，范围涵盖“新冠肺炎”、交通意外、暴力伤害、工伤、职业病等内容，为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除了为上海援鄂医疗队全体队员落实保单以外，日前又进一步覆盖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医疗急救中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4家卫生单位参与战疫的所有工作

人员。

据介绍，上海尚医医务工作者奖励基金会联合上海市医师协会、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及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诸多爱心企业，筹集1000多万元用于慰问赴鄂抗疫医务工作者。

此外，基金会还与姐妹组织上海医药卫生行风建设促进会，积极联合上海市医师协会、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等调动社会资源，分别向援鄂医疗队及98家身处疫情防控一线的上海卫生医疗机构，捐赠200余万元医用防护物资、食品及日用品。

驰援武汉，他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母亲：以儿子为荣，全力支持他在前线战斗！

正在武汉一线战疫的上海医生，惊闻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强忍对父亲的思念，毅然选择坚持在战疫前线。他就是华山医院呼吸科夏敬文副教授。这位曾经支援汶川、支援西藏，而今又支援湖北的医生，错过了与父亲告别的机会。

夏敬文是有着20多年党龄的呼吸科专家、党支部委员。2008年，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华山医院紧急救援队第一批队员，汶川震后48小时到达灾区，徒步深入重灾区实施救援。2018年，他主动申请援藏，作为上海市第四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员，在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工作。

此次疫情来袭，夏敬文深知冲

到最前线是使命和责任。他一次次主动请缨，终于在2月9日，作为华山医院第四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员，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

夏敬文的父亲体弱多病，近3年因脑梗及后遗症一直辗转于养老院、社区医院和静安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但无论是援藏还是援鄂，家人都非常支持夏敬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为国效力。3月4日上午，老人因胸痛不适被送到华山医院急诊。呼吸科和心内科等同事合力诊治，用最短的时间明确诊断急性心梗，开通绿色通道收入院诊治。傍晚5时刚过，老人突发意识丧失，心跳停止，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随后，病

房以视频形式连线夏敬文。

老人去世当晚，赶去光谷院区驻地的前线总指挥、华山副院长马昕及第三批医疗队队长张继明教授、第四批医疗队中心组成员一起，向夏敬文表达了慰问。

3月8日，华山医院党委书记邹和建等陪同市领导上门慰问。夏敬文的母亲表示，全家都是普通职工，都以培养出一名医生为荣、以能代表上海支援武汉参加抗疫为傲！疫情当前，一切从简，全力支持儿子心无旁骛继续在前线决战，同时感谢政府、医院和社会各界给予的关爱和帮助。

通讯员 陈勤奮
本报记者 左妍